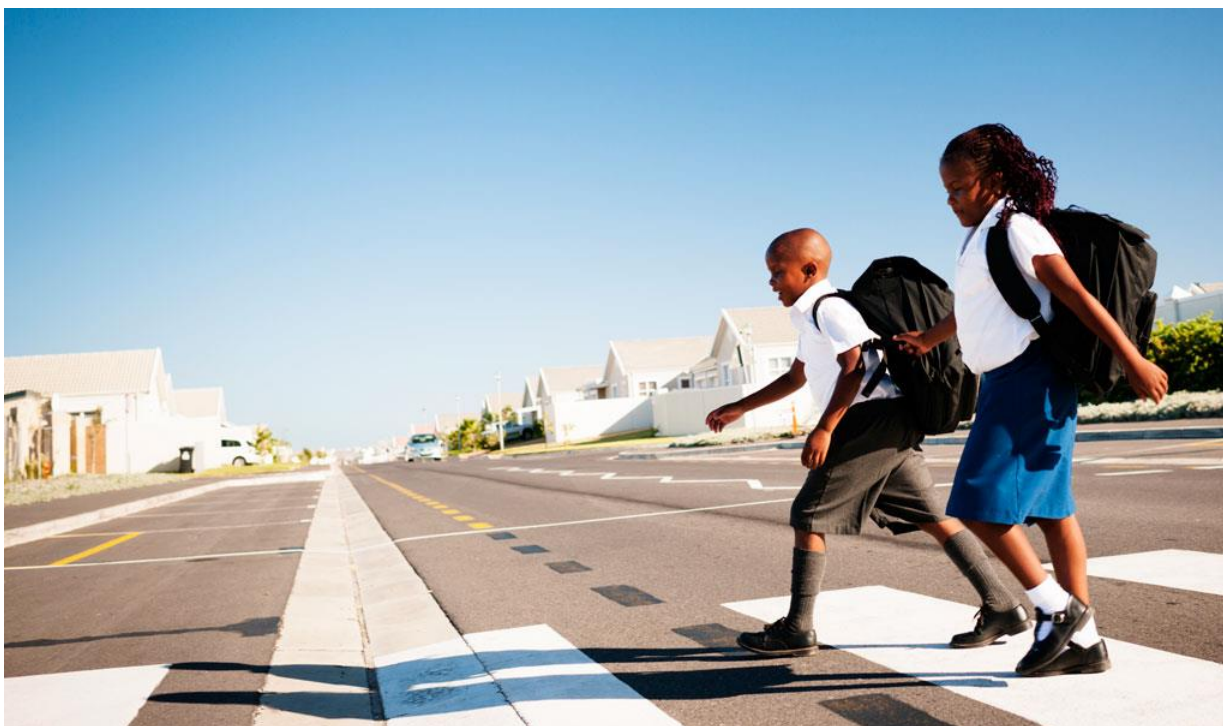


## 修路还是办学？一项重要的权衡

作者：Manoj Atolia、Bin Grace Li、Ricardo Marto 和 Giovanni Melina



发展中经济体在办学上的支出（以占 GDP 的比重衡量）往往低于在修路上的支出（iStock by Getty Images）。

修路还是办学？这个问题与上世纪世界各国政府面临的“生产枪支还是生产黄油”的问题类似：一国应如何利用其有限的资源，为人们带来最多惠益？

基金组织最新的[工作报告](#)发现：发展中经济体领导人在办学上的支出（以占 GDP 的比重衡量）往往少于在修路上的支出——尽管社会可能更迫切地需要教育投资。

我们将基础设施的资本性支出分为两类：一类是经济基础设施，指道路、铁路、港口、水、电、通信等领域的投资，其能帮助经济更好运转。另一类是社会基础设施，指学校、医院、大学等方面的资本性支出，其主要是提供社会服务。我们以下用“修路”与“办学”来代表这两个类别。

## 办学经费给少了

各国为什么会这么选择？修路投资的回报更快，能够更迅速地提高生产率——但从长远来看，办学方面的资本性支出带来的产出增长会大得多。

其中的利弊是十分明显的。对发展中经济体平均而言，长期来看，若使办学的公共投资永久性增加 GDP 的 1%，则会使产出增加 24% 左右。而如果在修路上投入同等规模的投资，则只能使产出增长 5%。

对政治领导人来说，关键因素可能是哪个选择的成效最快，这使他们更倾向于修路。在前 13 年中，对修路（而非办学）的投资会使经济增长更为迅速。相比之下，对办学的投资将使增长放缓 9 年，这主要是劳动力供给变化和内在的财政成本造成的。

## 政治短视

办学投资带来的增长收益，将最终超过同等规模修路支出带来的收益。但这需要 24 年的时间才能显现出来，很少有领导人能做出如此长远的规划。我们管这种情况叫做“政治短视”。

与此同时，与修路支出相比，办学投资会使公共债务增加两倍。且债务占 GDP 的比重将在更长时间内居高不下，这将对债务可持续性构成更长久的威胁。

而这些只会让领导人更不愿投入办学资源。

将投资前置（我们称之为“大推进”策略）能加快实现收益。在这样一个“冲击性”努力下，办学带来的经济增长将在第 20 年左右超过修路带来的增长，也即提前了大约 4 年。

## 短期成本

当然，实施“大推进”策略的短期成本更高。迅速扩大办学支出会降低个人消费、劳动力供给和中短期产出。此外，“大推进”策略在短期还需要较多的税收并造成较高的债务负担。但在 20 年内，产出会更快增长，因此公共债务占 GDP 的比重将回到原来（甚至更低）的水平。在实施“大推进”策略中，办学（与修路相比）几乎不存在财政上的障碍。

即使是这样，可能也不足以解决政治上的短视问题。要解决短期问题，可能需要多边机构提供支持。具体而言，我们的报告建议为有关国家提供优惠贷款和赠款，以使其决策者更有动力来重视办学投资。

将办学投资与援助相结合，能够解决短视问题；而发放优惠贷款则能缓解对债务不可承受问题的担忧。

\*\*\*\*\*



**Bin Grace Li** 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部的高级经济学家。她的研究领域包括宏观金融、发展经济学、国际金融等。此前，她曾担任国别研究经济学家，负责美国和加拿大的货币政策和对外部门研究。她还曾于 2009 年至 2010 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Paul H. Nitze 高级国际研究学院（SAIS）兼任助理教授，讲授发展和增长相关问题。她曾就银行、发展、大宗商品、财政政策等问题在同行评审的国际期刊上发表文章。她拥有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。



**Giovanni Melina** 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部的经济学家。在加入基金组织之前，他曾在伦敦城市大学担任宏观经济学副教授。他在宏观经济和货币与财政政策领域都有所贡献。他的研究重点包括：理解宏观经济冲击的来源与传播；货币和财政稳定政策的设计；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与增长之间的联系等。他拥有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的经济学博士学位。

**Manoj Atolia** 是佛罗里达州立大学（FSU）经济系的 Bernard F. Sliger 经济学教授。他的研究领域包括宏观经济学、国际经济学和发展宏观经济学等。他于 2004 年进入 FSU 任教，此后还曾担任联合国粮农组织（FAO）顾问，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担任高级经济学家两年。他拥有布卢明顿印第安纳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。

**Ricardo Marto** 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学博士生。他曾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部和泛美开发银行工作。他的研究兴趣包括国际宏观经济学、发展经济学和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等。